18 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來台宣教師的影響—以馬偕為例

林昌華撰 發表於 2009 年在政治大學青年學者會議，後收入於若林政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等主編的《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續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09）當中第一部，外來衝擊下的台灣。

摘要

19 世紀來台灣宣教的英國和加拿大宣教師，大部分是來自蘇格蘭加爾文主義背景的長老教會。在神學上，這些宣教士相當程度受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影響，提倡教育、醫療以及新知識的研究。本文將以 *From Far Formosa*、馬偕日記手稿、馬偕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往來書信微卷、《植物筆記手稿》、講道和演講筆記等手稿以及《中西字典》為素材，來探討 18 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如何影響馬偕的傳道、教育與研究。

本文將以教育、醫療與研究三個角度來探討馬偕在台灣的工作內容，然後進一步討論馬偕在普林斯敦以及愛丁堡所接觸的教授，最後討論馬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不論是他的家庭出身或是求學經驗，「蘇格蘭啟蒙運動」已經成為他思想和傳教的一部份。

一、前言

台灣以研究 19 世紀英國與加拿大長老在台傳教史的的碩士學位論文，大致上可以分成醫療傳道、學校教育、白話字研究、建築學、聖詩學以及個別傳教師研究等主題。[1]由這些論文研究主題可以看到，19 世紀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在台灣傳教的同時，引進西方的醫療、教育、語言研究、音樂、以及婦女權益的提昇等議題，顯然是相當程度受到學者的肯定與關注。

16 世紀初期的宗教改革之後，隨著歐洲海外殖民地的擴張，這些隨著殖民者前往異域傳播福音的宣教師到達美洲、非洲或是亞洲之時，到底是對當地人純粹傳播福音建立教會，或者是將西方的文明帶到這些社會，就成為宣教師和宣道

[1] 目前有博士論文兩篇：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張妙娟，〈台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的基督徒教育〉。碩士論文 16 篇，就其研究主題分為：1、醫療傳道：賴志中，〈台灣醫療傳道史之研究—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會之比較〉。陳銘助，〈台灣牙醫發展史之研究〉。蔡友蘭，〈19 世紀末西方醫療體系傳入台灣遭遇之抵抗與衝突—以馬雅各教案事件談起〉；2、學校教育：葉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曾柏翔，〈馬偕教育志業之研究〉。高榮輝，〈馬偕博士教育精神在真理大學之實踐研究〉。陳立富，〈馬偕教育活動之研究〉；3、白話字研究：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的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灣文學研究〉。梁淑慧，〈台語新約聖經三種版本的台灣社會實況化研究〉；4、建築學：陳穎禎，〈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在北台灣的建築生產體系及作品研究〉。李俊彥，〈台灣基督長老會北部教堂建築形式轉化之研究—以馬偕博士沿淡水河岸設立之教會為例〉；5、聖詩學：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台發展 1895-1964-以英加長老會為例〉。郭乃惇，〈基督教音樂在台灣之沿革〉；6、傳教師之研究：郭書蓁，〈兩個時代的北部長老教會女性—從晚清到日治時期〉。黃招榮，〈巴克禮在台灣的傳教研究〉。

會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2]來到台灣的宣教師到底是屬於單純傳布福音（Gospel Only），或者是強調福音與文明同等重要的想法？

顯然 19 世紀英國與加拿大的傳教士在台灣的傳教方法，是以「基督教信仰結合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主導。所以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建立教會和設立醫館同時進行，在台灣成立宣教區，不久之後宣教師開始設立神學校、設立中學、提倡婦女教育、編撰字典、發行《台灣府城教會報》等事工。而加拿大長老教會所派遣的宣教師喬治・列斯理・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則是以「教會、學校、醫館」三合一的方式，開始他在北部台灣的傳教工作。除了這些工作以外，馬偕牧師更進一步以台灣作為他的研究對象，在日記、各樣的筆記簿、甚至於 *From Far Formosa*（最新的中文全譯本為《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中西字典》中留下豐富的研究成果；對學生的教育方面，馬偕牧師所提供的內容遠超過培養一位傳道人必備的知識範圍，例如：邀請學者演講、教導學生蒐集動物植物標本並加以解剖、分類保存、訓練學生觀摩偕醫館的外科手術。英國或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之外，所做的一切努力的目的為何？由於台灣不是英國或加拿大的殖民地，因此傳教士的背後並沒有殖民統治機構，可以將西方文明的傳入作為增進統治效率的動機。[3]

筆者以為這些努力的背後所反映的，是蘇格蘭在經過百年的啟蒙運動之後，已經建立起一套教育現代人所需的基本知識系統。而這套系統除了作為教材教育學生以外，另外也是推動宣教師進行研究的重要動力。由於來台灣的宣教師許多人都是來自蘇格蘭，所以自然受到「蘇格蘭啟蒙運動」(Scottish Enlightment) 的影響，在教育與文化薰陶之下，發展出在台灣宣教的特別型式。有別於在 1810 年成立，美國「亞比絲喜美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

[2] 針對這個問題，基督教的宣道會可以分成兩個陣營，第一個就是單純傳布基督教的福音，而完全不需要考慮改造當地社會文化，這以「莫拉維亞宣道會」（Moravian Mission），他的創立者主張，上帝創造不同的民族，賞賜不同的環境，所以宣教師應當讓不同的社會延續其特有的語言與生活方式」，而不應當「想辦法要將之依照歐洲的模式加以改造」。另一個主張以 17 世紀英國教會前往北美印地安民族傳教的著名清教徒宣教師約翰・艾略特（John Eliot）為代表人物，在經過數十年的傳教經驗之後，他主張讓印地安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絕對必要的作為。請參考，William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26-27.

[3] 「殖民地」（colony）這個名詞，在歷史和法律上有其嚴謹的界定。17 世紀荷蘭在新尼德蘭（約等於現在的紐約州）的統治區域，原本僅侷限於新阿姆斯特丹（現在的紐約與長島），並且只設有商館與西印度公司（West Indische Compagnie）職員駐在該地，但是新英格蘭的英國殖民當局並不承認該地為「殖民地」，因為沒有相當數量的殖民者(settler) 在當地定居和開發。以致於後來西印度公司開始在荷蘭本國招募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前往拓墾。請參考， Jaap Jacobs, *The New Netherland-A Dutch Colony in Seventeen- Century America,* (Leiden: Brill, 2005), pp.46-51。傅大為在討論 19 世紀加拿大宣教師在台灣的醫療和傳道，雖然理解台灣並非加國的殖民地，便宜行事發明沒有學理根據的「半殖民醫療」名詞，來詮釋宣教師在台灣的醫療工作，忽視了西方傳教士在台灣的傳教和行醫的行為，是在清國與英國所簽訂的國際條約下，依條約而行的合法行為。例如：〈中英天津條約〉第 8 款：「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學習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而「半殖民醫療」的說法請參考：傅大為，〈從馬偕談清末台灣的半殖民醫療〉，《馬偕博士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沈寂百年的海外遺珍》，（台北：順益原住民博物館，2001），頁 34-41。

Missions，簡稱 ABCFM），將傳教和文化改造結合，試圖改造美國的原住民[4]，宣教師雖然在教育上強調現代文明的重要，但是並沒有嘗試要將學生西方化，所以在課程上並沒有英文的學習，也沒有要求學生改穿西方人的服裝和生活方式，反倒是這些宣教師致力研究台灣的歷史、族群、語言和動植物，而且以部分的研究成果做為學生的教材。

英格蘭與蘇格蘭在 1707 年合併成為「大不列顛」之後，蘇格蘭先前在經濟上的劣勢逐漸改善，蘇格蘭人得以進入英格蘭的殖民地從事貿易而獲益；政治上合併之後，原本存在於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的緊張關係消弭，而進入穩定時期。在經濟和政治的有利情況之下，具有創造精神的蘇格蘭人得以專注於學術研究，因而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隨之出現。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除了強調人類理性的重要、反對任何經不起理性考驗的權威；他們也樂觀的認為，人類透過理性得以改善社會和自然到理想的境界。後者使得蘇格蘭有別於歐陸同時期的「啟蒙運動」思潮。由此延伸而出的，就是蘇格蘭人注重實驗主義（empiricism）和實際需求的滿足，而「啟蒙」的最重要意義，在於為個人和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

蘇格蘭在 18 世紀對於教育極為注重，根據統計，1750 年蘇格蘭的識字率已經高達 75%[5]，是全歐洲最高，甚至超越英格蘭。隨著教育普及，蘇格蘭在哲學、經濟、工程、建築、醫學、地理、考古學、法律、農業、化學和社會學方面，發揮無以倫比的影響力。

19 世紀的英國和加拿大宣教師，大部分是來自蘇格蘭加爾文主義背景的長老教會。在神學上，這些宣教士相當程度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提倡教育、醫療以及新知識的研究；在靈性上打破一般人對信仰內容、教會生活的冷漠態度以及道德墮落的景況，注重祈禱，靈修、傳道、互助和服務。來台的宣教師就是在這種氛圍的環境中成長，受派，而成為重建台灣改革宗傳統的使徒。

根據對教會歷史頗有研究的賴永祥長老統計，出身自蘇格蘭的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有：杜嘉德、李庥、甘為霖、巴克禮、宋忠堅、梅鑒霧、廉德烈等人[6]，這些宣教師可以說是 19 世紀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的骨幹。除了宣教工作以外，他們努力推動醫療、教育和文字工作，包括設立醫館、神學院、推行婦女教育、發行《台灣府城教會報》、編著字典以及翻譯聖經等重要工作。而來自加拿大長老會的馬偕牧師，他的雙親自蘇格蘭移民加拿大。因此，馬偕不僅以身為蘇格蘭高地人為榮，他更以英雄的姿態，獨力建立起台灣北部教會的基礎。除了六十間教會，他也設立神學院、醫院和女學。

由於馬偕所保存下來的資料比較完整，因此本文將以目前所能找到的相關資

---

[4] 19 世紀初期，亞比絲喜美總會配合政府的統治需求，針對美國中西部的原住民採取「基督化和教化同時進行」（Civilizing and christianizing）的政策，除了宣揚以西方文化來取代原住民的文化之外，也設立教會學校（mission school），從根來改變原住民社會，收容原住民的孩童以白人的生活方式加以教育，企圖改造原住民的文化，這個方法證明完全失敗。之後改弦易轍，改以「個人歸信」（individual conversion）作為傳教的方法。請參考，William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65-67.

[5] 'Scottish Enlightenmen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ttish_Enlightenment

[6] 賴永祥，〈蘇格蘭出身的牧師〉，《台灣教會公報》2137 期，1993 年 2 月 14 日。

料，包括：*From Far Formosa,*《1869-1870 年普林斯敦神學院概覽》（Catalogue of Officer and Students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1869-1870）、馬偕 1871 到 1901 年間的 12 冊日記手稿、馬偕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往來書信微卷、《植物筆記手稿》、講道和演講筆記手稿、《台北的紀錄》手稿、以及《中西字典》作為素材，來探討 18 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如何影響馬偕的傳道、教育與研究。

本文將以教育、醫療與研究三個角度來探討馬偕在台灣的工作內容，然後進一步討論馬偕在普林斯敦以及愛丁堡所接觸的教授，最後討論馬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

二、馬偕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係

（一）、馬偕的蘇格蘭背景

馬偕雖然是加拿大人，但是提到自己的出身時卻極清楚自己的蘇格蘭移民身份，在 *From Far Formosa* 當中他如此記述自己的由來：

> 「我的父親喬治・馬偕（George Mackay），一位蘇格蘭的高地人，和他的妻子海倫・蘇特蘭（Helen Sutherland）在 1830 年由蘇特蘭郡母親移民到加拿大。」[7]

馬偕雙親原來是世居當地佃農，為了『蘇特蘭郡不名譽掃除事件』（Sutherlandshire clearence ），數以百計同樣身份的農民，雖然他們自父祖以來就誕生於佃租的土地上，並且也為地主公爵流血流汗，但到頭來卻和其妻子和家人一起被趕離故鄉，[8]馬偕的雙親和許多的蘇格蘭人相繼離開故鄉前往加拿大，他們來到安大略省（Ontario）南部牛津郡（Oxford county）左拉村（Zora），並在那裡定居。

一八四三年，蘇格蘭發生了教會的分裂，由於蘇格蘭長老教會，教職的任免全掌握在貴族和大地主的手中，有許多牧師認為這種權利應該歸屬於教會全體會員的選舉，因此在前一年的蘇格蘭總會開會時，有將近五百位牧師和眾多的長老

---

[7] G.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4.

[8] 這事件發生於 1811~1820 年間，肇因於當時蘇特蘭夏的公爵為了要養羊圖利，就命令土地代理人，驅逐在峽谷耕作的佃農離開長久以來所開墾的土地，將他們趕到西部海岸石地，而小農戶被驅逐時，村莊背毀壞，教堂受褻瀆，墳墓被侵犯，史上稱這事件『蘇特蘭夏不名譽的掃除』（The infamous Sutherlandshire clearence），關於馬偕的父親，在馬偕過是二十五年後出現的一篇文章有簡單的描述，喬治。馬偕（George Mackay）外號「戈帝」（Gordie）他並不是一位好脾氣的人或毫無瑕疵而可以讓母親教導孩子學習的模範，他有時候會滔滔不絕講著最好不要出口的話，他那敏感和批判性強的個性到他離開人世都沒有改變。請參考 For the Presbyterian Witness , George Leslie Mackay of Formosa. 與馬偕較為親近的家人是他的姊姊瑪麗，她在馬偕要為北部教會第一批信徒施洗前過世，書信在洗禮當天（1873 年 2 月 9 日）到達，馬偕在那天的日記上說：「今天早上當我打開聖經開始英語崇拜的證道，英國領事進來交給我一封信，我臆測的信內容，就把他放在桌上，當天的講道題目是（榮耀的天堂），瑪麗在聽眾當中，從來沒有對天堂的感覺是聽起來是如此的真實，我想我從來沒有過那麼帶著力量的講道，上帝保守我正在滴血的心，崇拜完我打開信閱讀，滿臉的淚水滴在我小房間內，上帝知道我的痛苦」。

在著名的牧師查莫士（Rev.Thomas Chalmers）[9]領導之下離席抗議教會制度的不合乎加爾文信仰的精神，牧師們放棄了政府支付的謝禮，教會和牧師宿舍，他們憑藉著對上帝的信心雙手空空的離開，這些牧師和長老成立另一個教會稱，為蘇格蘭自由教會（Scotland Free Church），並召開第一屆的總會[10]，第二年，馬偕所屬的左拉村蘇格蘭長老教會也加入蘇格蘭自由教會，而該教會在一八六一年改稱為加拿大長老會。一八七五年和其他三個長老會合併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因此嚴格來說在一八七年來台時，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會第一位為宣教師，但是在一八七五年四個長老會合併時，他卻成為第二位宣教師。[11]

馬偕誕生之時，左拉村的村民對於蘇格蘭故鄉的記憶還是非常的深刻。因而如果有來自蘇格蘭自由教會名人前往當地演講，往往會在蘇格蘭移民的社會激起漣漪，久久不會平息。英格蘭長老教會派駐中國的第一位蘇格蘭宣教師賓威廉（Rev. William Burn）前往左拉村的演講就是一個例子，馬偕如此寫道：

> 「賓威廉在加拿大的旅行中曾經訪問伍斯托克（Woodstock）和左拉（Zora）村，在當時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一股新的思潮，馬偕故鄉的人喜歡提到他的名字，而他的某種精神觸動了當時我童稚的心靈，成為宣教師成為我生命中的熱情。」[12]

另外一位讓馬偕津津樂道並且影響他的人物，是他曾經參與滑鐵盧戰役的祖父，他說：

> 「我的祖父曾經參與滑鐵盧戰役，他戰士的精神注入我的血液中。因此在我的救主王『到普天下，對所有的人傳福音』的命令之下，我成為基督的精兵。」[13]

帶著這些蘇格蘭記憶，馬偕於 1866 年，在多倫多的諾克斯學院畢業後，進入紐澤西州的普林斯敦神學院，接受另外一位蘇格蘭教授的教育，那個人就是當時的神學院院長雅各・瑪寇許（James McCosh）。這是馬偕接受蘇格蘭啟蒙運動最直

---

[9]查莫士（1780~1847）他是長老教會衛斯理運動的推動者，因為他一方面看到蘇格蘭教會制度、儀式和神學成為僵化狀態，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一般人對信仰和教會的冷漠，和道德的墮落，因此效法衛理公會的方法組織小組，注重查經，祈禱，靈修、傳道、互助和服務來補竹當時教會的缺陷。請參考：郭和烈著，宣教師馬偕牧師傳 1971。 第 41 頁

[10] Ephraim Scott,*Church union an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Montreal: John Lovell & son, 1928) p.37.

[11]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在組織上有經歷過數次的聯合，最初當加拿大人由蘇格蘭移民到加拿大人仍然保留故鄉教會的名稱和組織，各教會間因為地理的阻隔使得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往來，以致在母國為同一教會但是再移民地卻變成類似兩個不同的宗派，有鑑於當地交通逐漸的開發，於是在 1817 年到 1870 年間加拿大長老會曾進六次的聯合，其中有兩次在安大略和魁北克地區（Canada），四次在沿海省分（Maritime），在經歷過這些聯合之後，加拿大仍有四個長老教會，後來在 1875 年進行聯合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
而當初派馬偕前往海外的加拿大長老會（Canada Presbyterian church）也隨著教會的聯合而消失。聯合後的加拿大長老教會組織有一個總會八個大會四十三個中會，請參閱註 7 第 39 頁及 115 頁。比馬偕更早到海外宣教的宣教師是屬於沿海省分的長老會，他們在 1846 年派遣該約翰牧師（Rev. John Geddie）前往南太平洋的群島傳教。

[12] G.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6.

[13] Ibid.

接的影響，這點稍後再談。

（二）普林斯敦神學院雅各・瑪寇許（James McCosh）院長

根據 1870 年普林斯敦神學院概覽所記，馬偕是在 1866 年進入該神學院就讀，[14]馬偕對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記憶，記載在 *From Far Formosa* 第 2 章，〈普林斯敦和愛丁堡〉當中。

馬偕提到 3 位普林斯敦的教授，第一位是希伯文教授格林博士（Dr. Green），他對這位教授的印像是嚴格而專注（vigorous and penetrating），第二位就是瑪寇許博士，他每週日帶著特有的活力與能力講述耶穌生平，第三位系統神學教授霍苶博士（Dr. Charles Hodge）的演講能力讓他的印象極為深刻，他也以最多篇幅來介紹，[15]

> 『那是查理士。霍苶博士他深深的刻印在我的心靈和生命中，所有普林斯敦人都愛他，沒有人不知道他真正的價值不在於他那系統神學的大作，而是在於教室中，或是在於禮拜天下午討論會中的雄辯口才，在那裡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英雄和他的力量，有哪一位普林斯敦人會忘記那些神聖的時刻呢？』。[16]

馬偕牧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口才很好，這種口才能力的培養，應是有受到他這位系統神學老師的影響，北部中會五十週年史中對於馬偕的口才如此描述：

> 在他第一次回加拿大述職時，『有一次他對著三千多人演講，演講結束有一位美國人站起來說，我不曾聽到這麼精彩的演講，若有人新聞記者筆記他講的，我要賞他 200 元』。[17]

除了口才便給之外，在普林斯敦神學院中學生與老師的互動關係非常的緊密，這也影響到後來馬偕在設立神學院時和學生的親密關係的建立，因為到 1923 年時還常常聽到有馬偕的學生說：偕牧師很疼我。[18]但是影響馬偕規劃「逍遙學院」以及「牛津學堂」課程教育理念的人應該是瑪寇許和愛丁堡大學的亞力山大・杜夫教授（Alexander Duff）兩人。

普林斯敦神學院院長瑪寇許教授是蘇格蘭人，愛丁堡大學畢業，專研哲學。1833 年以一篇研究斯多噶學派（主張禁欲）的論文引起學界討論。1834 獲得牧

---

[14] 普林斯敦神學院概覽所記的時間和馬偕自己所寫的時間有 1 年的落差，在 *From Far Formosa* 當中，馬偕寫自己是在 1867 年 9 月份入學，而他的另一位加拿大同學，也是 *From Far Formosa* 的編者麥唐諾（J.A. MacDanold）則是在 1867 年入學，由於馬偕的另外 37 位同學入學的時間都不盡相同，所以無法以大部分同學入學的時間來判斷。而神學院的修課時間總共有 4 年，照理講應該是 66 年入學才對，但是馬偕有可能會記錯自己的入學時間嗎？這點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請參考：*Cato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1869-1870* (New Jersey: Sherman & Co. 1870), 7.

[15] G.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8-19

[16] Ibid.

[17] 陳清義，《PAK -PO TAI -OAN KI-TOK TIU-LO KAU -HOE E LEK -SU》（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 台北：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正十二年。第 19 頁

[18] Ibid. p19.

師資格。1843 年瑪寇許也參與了查莫士牧師的「自由教會運動」，成為領導人物之一。1850 年以《上帝的統治方法：自然與道德》(The method Divine Government) 反駁密勒（Stuart Mill）的著作《邏輯系統》(A System of Logic, 1843)，否認上帝在涵蓋一切的 5 種因果關係中扮演任何角色。本書讓瑪寇許聲名大噪。因此隔年受聘，進入愛爾蘭女王大學擔任教授直到 1866 年。[19]

1868 年擔任普林斯敦神學院擔任院長。擔任校長期間、為學校添購昂貴的科學器材、建設體育館設施、創設科學學院、哲學學院、藝術學院等。花費鉅資建築圖書館、充實圖書。目的就是要建設學院學生能夠接受「傳統完整的教育」（old solid study）他最有名的話就是：「學院的畢業生不應該不會數學和古典文學、追求真理的能力、以及優雅的品味」。他也注意到當時逐漸浮現的物理學、哲學、歷史學、和心理學，因此鼓勵學院學生前往修習相關課程。[20]

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的哲學在於「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21]，而 Mccosh 是蘇格蘭道德哲學的最後一位代表人。[22]他認為蘇格蘭的哲學「有別於以前的所有哲學、現在的哲學，以及我們當中部分人的仍苟延殘喘的思想」，強調觀察和經驗作為知識的主要來源，人類的意識是通往真實世界以及自己的窗口。[23]

馬偕設立「逍遙學院」和「牛津學堂」，在神學和教義的課程之外，仍然開設自然和社會科學類型的的課程來訓練學生，當有國外著名的學者或工程師來到淡水時，都會受邀對學生演講，這種廣博知識的建構，受到瑪寇許院長的影響很大。除此之外，透過觀察和經驗來瞭解信仰和這個世界也讓馬偕的教育方式有別於以教義和聖經來訓練傳道人的傳統方法，這種教育的方法也是受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所導致。

（三）、愛丁堡大學與杜夫教授（Alexander Duff）

另一位影響馬偕很大的教授是愛丁堡神學院教宣教神學的杜夫教授（Dr. Alexander Duff）他原來是蘇格蘭長老教會派駐在印度的宣教師（1829~1863）。馬偕 1870 年由普林斯敦神學院畢業，立刻向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宣教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申請，志願成為海外宣教師，但是當時的海外宣道會的工作主要是以加拿大境內新開發的印地安人地區為主，例如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lombia）和卅司凱秋恩（Saskachewan）等地，而未有海外宣教的經驗，

---

[19] Alexander Leitch, 'James MacCosh' *A Princeton Compa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see 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mccosh_james.html, 2009,2,24.

[20] Ibid.

[21] 蘇格蘭道德哲學的第一位重要哲學家哈奇遜主張，所有的人生下來就已經內在有道德感(moral sense)，就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最基本理解，而這種道德感是上帝以祂的形象賦予所創造的人類，他說「我們本質的最基本架構就是注定由從事道德行為當中得到愉悅的感覺 (perceive pleasure in the practice of virtue)，請參考：Arthur Herman, *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ree River Press, 2001), 76.

[22] Ibid. 411.

[23] Ibid. 393.

所以當馬偕提出申請，委員會並沒有立刻接受他。[24]

原本充滿希望的馬偕遭此挫折內心十分沮喪，經過一段時間的聯絡之後，決定離開加拿大會去雙親的故鄉，進入愛丁堡大學接受宣教師的訓練，希望有一天能夠受到英國長老教會的派遣。這時的馬偕想起蘇格蘭著名的宣教師，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的創辦者杜夫教授。在結束印度的工作之後，前往愛丁堡大學任教。馬偕和他的關係應該追溯到馬偕 10 歲時的 1854 年，杜夫教授曾經以駐印度宣教師的身份前往加拿大旅行演講，當時的馬偕可能聽到他的演講，因而產生對印度傳教的興趣，所以當他得到海外宣道會暫時無法派遣他成為宣教師後，便前往蘇格蘭，在杜夫教授的指導下研究婆羅門教、印度的文化，一直到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寫信給委員會主席，宣佈放棄印度的研究。[25]

馬偕在 *From Far Formosa* 提到他在杜夫教授的指導下研究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由於杜夫是他的指導教授，也會用比較多的時間和他討論在印度所遭遇的宗教與文化。這些訓練讓馬偕來到台灣受到佛教文化影響的地方，在面對佛教徒的挑戰時自然能夠以先前所裝備的知識加以反應。所以曾經有佛教的和尚在接觸馬偕之後，放棄信仰而成為馬偕的學生。

除此之外，由於愛丁堡大學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大本營，在此環境下受教育的馬偕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會影響到他日後來台灣的傳教和教育模式。

三、馬偕的教育工作

馬偕的教育工作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道人的教育訓練，第二類是婦女的教育與訓練。第一類的訓練是馬偕教育工作的重心，而婦女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北部台灣的婦女能夠藉著女性的傳教人員（馬偕稱為「女工」，後來稱為「女宣」）的邀請進入教會，接受基督教的洗禮。[26]

（一）傳道人的訓練：

馬偕在 From Far Formosa 書中介紹他訓練本地傳道人的理念：

「北部台灣的工作是由一個觀念在主導，那就是用本地人來傳教。目的就是要向人傳福音，用上帝真理的光照亮他們黑暗的心靈，將過去阻擋他們認識上帝國罪的烏雲與錯誤的迷霧吹開，這是海外宣教的目的。但是在進行這個工作的方法上，必須隨著環境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方法。

[24] G.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9.

[25]書信號：393 日期：1871 年 4 月 17 日 *Correspondence pertaining to the Formosa mission.--1868~1923* Finding Aid :15Archieves of the Victoria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26] 馬偕的手稿 《Tai-pak e Ki-liok》（台北的紀錄），的〈Lun Tai-pak e Hoat-to〉 (論台北的方法) 〈Ko-niuN kap Lu-kang〉(姑娘與女工)2 篇短文，前者討論男性傳道人的教育，後者討論婦女的教育。兩者的立論相當的類似，那就是訓練本地人來傳教，比較能夠瞭解本地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只要經過適度的訓練之後，所產生的效果要比外國的宣教師來得有效。請參考，馬偕，*Tai-pak e Ki-liok* (手稿)，1894 年。

可能對一個地方看起來合理並且有效的方法，在另外一個所在就顯得很荒謬並且無用。在歐洲和北美會成功的方式在亞洲可能就會失效，中國不是印度，而台灣不是中國[27]。」

和 17 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將傳道人的培育機構保留在荷蘭本國相比較[28]，馬偕極力主張訓練本地人來肩負自己教會的責任。除了訓練本地人以外，馬偕也認為各地所使用的方法要因地制宜。所以他提出，在北部台灣只需要兩位宣教師，一位負責教育神學生，另外一位則是不斷的到地方教會去巡視。[29]不過，馬偕服務期間，由加拿大長老教會派遣來台的宣教師，都沒有辦法和馬偕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所以教育訓練和巡視教會的重擔都落在馬偕的身上，形成馬偕必須隨時帶著學生旅行佈道巡視教會，這就是「逍遙學院」的時期。馬偕一方面教育學生一方面巡視教會，設立教會之後派遣神學生駐在當地教導信徒，而學生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還會再回神學院繼續接受教育。而巡視教會和教育學生是同時進行的。

（二）「逍遙學院」與馬偕使用的教材

馬偕在 *From Far Formosa* 當中說明「逍遙學院」教育時間的安排：

「由阿華開始，逐漸的從 1 個到 20 個學生與我日夜相伴，我們每日以聖詩作為讚美來開始每日的工作，如果天氣許可，我們就會坐在樹下--大部分是在榕樹或是竹叢之下，整天在那裡讀書、研究和觀察。傍晚的時候，我們就會到有屋頂可以遮蓋的地方，我對他們講解一段聖經經節，其餘的部分就與他們一起研究。事實上，只要入夜之後，如果是在旅途當中，我都會讓學生聚集一起，對他們講解一段聖經，讓他們寫下筆記，研究經文，作為隔日複習之用。[30]」

馬偕剛到淡水不久之後，以一連串激烈的辯論，得到第一個學生，[31] 這可以算是北部教會神學教育的開始。從首位學生嚴清華開始，只要是信徒當中資質

---

[27]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p.

[28]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於 1622 年在萊登大學設立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訓練神學生畢業後前往東印度地區傳教，最初的規劃是該校在運作一段時間之後，便在東印度地區設立類似的學院，訓練當地人接受神學教育，以便畢業後在自己的地區服務。但是這個計畫後來被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終止；由於傳教人員短缺，1659 年台灣教會曾經提議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在麻豆社設立神學院，這個提議得到接納，但是原先設立的地點由麻豆改為蕭壠社；馬偕到達台灣之後，就立刻招募學生進行神學教育，這個舉動極為特別，但是卻也顯示出馬偕的神學思想。關於印度神學院之沿革，請參考 Jacob A. Grothe *Seminarium Walaeus* Utrecht: Utrecht University, 188X.

[29] 馬偕手稿，〈Lun Tai-pak e hoat-to〉(論台北的方法)《Tai-pak e Ki-lok》（台北的紀錄），手稿未出版，1894 年。

[30]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p

[31] 根據日記的紀錄，馬偕的第一位學生嚴清華是在 1872 年 4 月 19 日首度拜訪，25 日決定擔任馬偕的學生，在這段時間，他帶 20 幾位讀書人和馬偕進行 3 場辯論，第一場馬偕攻擊儒教、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第 2 場，讀書人攻擊外國人在北台灣所造成的問題，而馬偕回應他們如何區分外國人和外國宗教。第 3 場，馬偕仍然攻擊漢人的宗教信仰，直到一位舉人和其他 20 位同伴承認對本地的宗教也不是很瞭解，於是馬偕以「上帝創造世界」來演講。《馬偕日記手稿，1872 年 4 月 19 日到 25 日》。

不錯的人都會被馬偕收為學生，這些學生在最初 10 年當中，跟隨馬偕到處旅行佈道，在沿途當中馬偕在白天講解課程，每天晚上都要考試。馬偕的學生郭水龍牧師在他的回憶錄紀錄當時上課的經驗：

「當時神學全無教科書之課本，逐科攏用筆記，攏是偕牧師家己在教，到暗時做禮拜之時，將今仔日所教出在他叫何人上台講今仔日什麼課，逐日教之書逐暗試驗，到學期要歇熱，歇年攏無試驗。畢業也免試驗，這是英國的法度」。[32]

（三）馬偕講義手稿與《馬偕演講筆記》

由馬偕自己的描述和學生的紀錄，大約可以知道「逍遙學院」時期的教育方式。但是教育的內容為何？目前真理大學校史館仍留存幾本馬偕講義的手稿。其中一本名為 G. L. Mackay Lecture Note(馬偕演講筆記)，由手稿書寫的內容可以看出馬偕教育的梗概。本手稿在介紹聖經形成的過程，共有 23 頁。以鋼筆撰寫，所以筆記的內容可以清楚的辨識。由於本手稿是英文和羅馬字夾雜，因此可以推斷是針對台灣人所寫，主要的內容節錄如下：

聖經的名稱、新舊約全書各卷的名稱、聖經當中的歷史紀錄、聖經成為正典的過程、聖經的古版本、聖經的現代（19 世紀）版本、舊約與新約聖經的手稿形式版本（亞歷山大城古卷、梵諦岡古卷、西奈古卷）。再來討論初代教會與聖經有關的歷史、初代教父歷史與聖經成為正典的過程。再來馬偕講述聖經如何由口述時期，經歷羅馬帝國的逼迫仍延續下來的過程。最後馬偕的的演講討論初代教會時期與聖經形成有關的幾個異端的問題。

接下來的演講，馬偕開始討論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的關係，保羅書信、彼得書信、和雅各書的經卷所顯示，基督教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討論歷史的終結啟示錄、這一卷書對基督徒的意義為何。再來討論先知書所預言的基督、基督教最特別之處在於相信耶穌是基督、耶穌所行的神蹟。而這個筆記就在列舉聖經中所記載耶穌所行的神蹟之後結束。[33]

由馬偕所撰寫的筆記本內容，可以看到幾點重要的意義，首先就是在那個時代台灣教會的信徒接觸初翻譯完成聖經的時間還不長[34]，但是馬偕在學校的教育已經進一步教導學生有關聖經批判的學識，根據馬偕分析聖經的方式可以歸類於聖經批判中的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35]亦即去分析聖經經文形成的歷史。雖

---

[32] 郭水龍，《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未發表。

[33] 馬偕，G.L. Mackay's Lecture notes, 手稿，未發表。

[34] 在中國廈門傳教的宣教師自 1850 年代開始，就開始以羅馬字翻譯聖經，而英國長老教會派駐台灣的第一位宣教師馬雅各醫生在 1873 年出版第一本台語聖經《Lan e Kiu-chu Ia-so Ki-tok e Sin-iok》(咱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新約)，1884 年《Ku-iok e Seng-keng》(舊約的聖經) 出版。請參考賴永祥，〈馬雅各監印新約及舊約〉，《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台灣教會公報出版社，1990），頁 73-74。

[35] 「聖經批判」在 17 至 18 世紀啟蒙時期之後出現，到 19 世紀時將批判方法分為「高等批判」與「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低等和高等批判並非價值判斷，高等批判是研究經文形成的

然馬偕的手稿只是簡短的點出主要的論證架構，在筆記本當中沒有詳細的紀錄完整演說的內容，但是由筆記本的內容可以看到，馬偕教導學生的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以理性的方法來分析聖經，先瞭解自己所信的內容為何？這個前提正式蘇格蘭啟蒙運動重要的精神之一。

再來，馬偕在字裡行間多次強調聖經和歷史事件的對應關係，用以強調在基督教信仰的歷史性格。因為在初代教會時期有些異端強調耶穌必非真實的存在，而是「靈體」或「幻影」，因而否決歷史上的耶穌。而馬偕在教導學生之時，就特別強調耶穌的誕生、死亡與復活是歷史的事實。[36]

（四）《提多書與腓利門書講義》

另外一本收藏於淡水真理大學校史館的筆記本，標示為《講道綱要筆記》，但是仔細閱讀裡面的內容，並不是講道篇，而是新約聖經《提多書》和《腓利門書》的講課綱要。筆記本共有 95 頁。由於是以鉛筆書寫，許多文字褪色相當嚴重不易辨識。茲舉提多書的註解進行分析：

首先，馬偕提到《提多書》的地點是在地中海的「克理特島」（Crete Island），然後簡短的描述該島的地理位置和特色，這個地點對馬偕來講並不陌生，因為在他首度返國休假時，他所搭乘的船隻曾經由克理特島邊經過，馬偕並且在日記中留下「看見克理特島山頂的白雪」[37]的紀錄。接著馬偕詳述：島嶼的面積、島嶼的最高峰為艾達山、地形陡峭而肥沃、綿羊生長於平原而山上有許多野山羊、種植甘蔗、葡萄與水果。居民為來自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希臘人等。然後馬偕引用聖經經文，說明克理特人喜好撒謊的個性。[38] 在第二段，馬偕引用使徒行傳 2 章 11 節的紀錄，說明克理特人接受基督教的時間應該是在初代教會剛成立之時。接著馬偕說明提多書寫作的地點與時間，再來說明提多書撰寫的目的，是保羅指導提多領導當地教會信徒的方式，由於兩個原因使得克理特教會不容易領導，亦即島民的特質以及猶太教師的影響。[39] 最後馬偕逐節解釋整個提多書的內容。

從上述兩件手稿可知馬偕教育神學生的方法，極端注重基督教的歷史性格。而這種教育的方法和他在佈道時所講述的信息極為不同，例如他在與嚴清華和讀書人朋友辯論之時，是以抽象的教義，或基督教強調「孝道」等主題來進行辯論，但是對學生進行聖經教育時，極為強調歷史上的基督教信仰。

除了聖經內容的教導以外，馬偕也強調其他教育的重要性。他在書中如此說明：

歷史，而低等批判則是仔細研究經文本身，由不同的抄本當中，尋找最原始和最正確的經文。

[36] 稱耶穌基督為「幻影」的信仰稱為「諾斯底主義」，這些人受到希臘靈肉二元思想的影響，因此主張肉體是敗壞的，而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所以不會有敗壞軟弱的肉體，而只有純粹的靈體而已，所以在羅馬帝國十字架上受釘的耶穌只是「幻影」而已。

[37] 馬偕，《日記手稿》，1880 年 5 月 14 日。

[38] 馬偕，《講道綱要筆記》，手稿，第 1 頁。

[39] 同上，第 2 頁。

「許多教會成立之後，我們在每個教會停留 1 天，1 週，或是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在裡面上課直到下午 4 點，訓練每一個人唱歌、演講以及辯論。4 點之後，我們就外出探訪信徒和一般人。學生經常會受到朋友邀請晚餐，那就是他們傳揚真理的絕佳機會。每個傍晚，我們都會在所處的教堂舉行公開聚會。每隔 4 個月（訓練的功效不會比較少），我們一起外出旅行。在路上我們會討論 1 個主題，比如：福音書，群眾，傳達真理的方法，以及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等。有人會隨手蒐集各式標本：植物、花朵、種子、昆蟲、泥土或黏土，然後在第 1 個落腳處觀察，這是每日養成的習慣。[40]」

馬偕強調這種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成為「有效率的工人，流利的演說者，嫻熟的辯論者，以及成功的佈道者[41]。」

1875 年 3 月 9 日，馬偕寫信回加拿大報告他在台灣的傳教成果，當中也說明他的教育內容：「我現在教導數位學生，每天講道兩次，所教的內容有聖經、地理學、天文學、和歷史學。扣掉 9 名助手以外，我們將會增加 6 位學生[42]。」

牛津學堂成立之後，馬偕並沒有改變他的教育內容，這點可以由他開放給學生使用的博物室所收藏的物品可以瞭解：

「而我自己的書房兼博物室開放給學生使用，收藏品成為學生善用的資源。經過 23 年的收藏，書房堆滿了圖書、地圖、地球儀、動植物素描、顯微鏡、望遠鏡、萬花筒、立體鏡、照相機、磁石、直流電池和其他化學儀器，地質學、礦物學、植物學以及動物學的標本更是不可勝數。別人當成客廳的房間卻是我們家的博物室，這裡收藏許多漢人、平埔族和原住民使用的器具，也有許多貝殼、海綿，以及各樣的珊瑚，全都已經分類完成並且貼上標籤。也保存各樣的蛇類、蟲類和昆蟲。也有足以裝滿一間廟宇的神像，祖先牌位，宗教的器物，樂器，道袍，以及漢人宗教販賣的各樣器物，農業工具和戰爭武器的模型。也完整展示各種不同族群高山原住民的器物，一件 10 呎高與眾不同的神像，以及一整套高山原住民生活的遺物，有些極為精巧，有些讓人沮喪，有些模樣可怕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原住民的殘忍兇暴習性有關。[43]」

馬偕這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藉著讓那些異教徒瞭解上帝本質和目的來提升他們，上帝是個秩序的上帝。祂喜歡美，我們應當由祂親手創造的樹木、植物和花朵中看到美；我們應該努力遵循這個清晰可見，上帝所造宇宙的秩序而行[44]。」

---

[40]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288.
[41] Ibid.
[42] The Report of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The Minute Book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1875.* Appendix.
[43]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p.288-289.
[44] Ibid. 293.

四、馬偕的醫療工作

雖然馬偕本人不是醫生，也未曾在醫學院求學，但是他在回憶錄中強調醫療對傳教的重要性，他說：

「醫療傳教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在這裡特別強調，這是所有認識宣教史的人都知道的。剛開始在台灣工作，我就特別留意到耶穌的教導和工作，藉由治療的進行使得福音的門大開。我所預備的能力沒有一項比我在多倫多和紐約所受的醫療訓練更有效果，我發現這裡的民眾受到多種病痛和疾病的傷害，而解除痛苦醫治他們的疾病，為教會贏得許多感激的朋友和支持者[45]。」

馬偕來台灣不久，就向母會提出派遣醫療宣教師的意見，而長老會海外宣道會也沒有忽視他的請求，收信以後就積極物色具醫療專才的宣教師。[46]在此同時他已經和淡水英國領事的的醫師林格（Dr. Ringer）一起診治病人，因為他在多倫多和紐約時曾經接受一些簡單的醫療訓練，所以他能以助手的身份協助醫師治療患者。

馬偕的醫療工作是由三方面來進行：首先是傳道旅行時，馬偕都會帶著常用的西藥，隨時幫助各地的病人，他由淡水或基隆外國人商人中行醫的醫師處獲得許多藥品，每次出門都雇用佣人擔著大批藥品隨行。偕牧師不僅自己替人醫病，他也鼓勵學生學習西方的醫學，他的學生如：陳能、郭希信、林清火、林有能與柯新約等人後來都得到開業醫的執照。在他的日記中紀錄南部教會的蘭大衛醫生曾經數度來到北台灣，對馬偕的學生進行醫師資格的考試。

其次是馬偕有名的牙疾治療，當時牙疾是普遍的疾病，馬偕牧師善於拔牙，這大大幫助了他傳道的工作，在 *From Far Formosa* 他如此寫道：

「我應該介紹有關牙齒的治療工作，它和治療發燒一樣，是在台灣進行醫療傳道中最重要的部門。牙痛的成因來自於嚴重的瘧疾、嚼食檳榔、吸煙和其他不潔的習慣，是在此與千萬漢人和原住民相伴的痛苦，有說不盡有關牙齒成長、缺牙或醫療的迷信，例如他們要想辦法驅逐出黑頭牙蟲，因為認為它們是齲齒和牙痛的成因.....我第一次拔牙的經驗是在 1873 年，當時我和學生們剛要來開竹塹，有一些士兵尾隨我們，因為他們被派出來要監視我們的行止，他們其中有一人因為齲齒而遭到劇烈的痛苦，他說『裡面有蟲。』我沒有鑷子，但在經過檢視之後我拿起一根硬木，削成我要的形狀，用它將牙齒拔出，我想那是最原始的牙科治療，……自 1873 年至今我已經拔出 21000 顆牙齒，而傳道師和學生拔出這數目的半數。」[47]

由於偕牧師能使用台語和人交談，因此有許多漢人跑來找他，尋求醫療上的意見。不久因為他的住房過小，無法應付這些需要，於是他就由埤仔頭搬到福興

---

[45] Ibid. 308.

[46]書信號：448，時間：1872 年 4 月 10 日。

[47]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 pp.315~516.

街，並且尋求當時英國領事的醫師林格醫師的幫助。林格醫師答應他的請求，於是供應馬偕所需要的藥品、也在外國人團體間募集美金 272 元來作為基金，在馬偕的住房邊租一間房子做為診所，並在每天下午前往看診。[48]

與林格醫生合作除了治人無數以外，最重要的成果是與林格醫師一起解剖一位葡萄牙水手的屍體，結果在肺臟氣管發現了新種寄生蟲，他們一起發表了一篇「肺蛭蟲病研究」[49]。

在淡水協助馬偕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計有五位，如果加上醫療宣教師華雅各牧師則是六位。他們是：

林格（Dr. L.E. Ringer）1873-1880

華雅各醫生、牧師（Rev. J.B.Fraser M.D.）1875-1877

約翰生（Dr. C.H. Johnson）1880-1892

歷尼（Dr. B.S. Rennie）1886-1892

安基爾 （F.C. Angear）1892-1895

威爾基森（Dr. Y.J. Wilkison）1897 到馬偕過世後

1879 年在美國底特律的馬偕船長遺孀為了紀念亡夫，捐出 3000 美元做為台灣醫療事業之用，馬偕將這筆款項購買土地並興建醫館。在同年的 3 月 26 日馬偕寫信報告已經在淡水購妥作為醫館的土地，[50] 9 月 14 日舉行醫館啟用感恩禮拜。[51]偕醫館開設時雖然沒有專任醫師主持，但以馬偕牧師為中心，加上駐淡水的約翰生醫師和歷尼醫師的協助下，偕牧師的學生每天下午都會來偕醫館當助手或傳道。在 1884 年清法戰爭期間，偕醫館不分中外一體同仁，致力醫治傷患，獲得極大的讚賞，戰後得到劉銘傳巡撫的嘉獎表揚。[52]

雖然馬偕牧師醫療上對台灣社會的幫助極大，但是他的醫療技術與學識到底如何，這一點可以從他遺留下來的 12 本日記得到比較完整的資料。本文將以分發藥品、拔牙、手術以及他所撰寫的《偕醫館 1888 年報告書》來討論：

（一）分發藥品：

馬偕首先使用藥品來醫治患者，發生於 1872 年 11 月 12 日，施藥的對象是第一批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吳益裕（後來改名為吳寬裕）母親。原先他的母親對於兒子信仰基督教極不諒解而逼迫他，馬偕與嚴清華前往拜訪，恰巧吳益裕的妹妹罹患重病而花費家庭許多金錢。於是嚴清華將帶去的藥品分給吳寬裕的妹妹服

---

[48]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65），頁 50。

[49] 肺蛭虫（***Paragonimus westermani***）取名自發現者 Mr. P. Westermani,，他於 1878 年由一頭在歐洲動物園死亡的孟加拉虎身上發現這種寄生蟲。隔年林格醫生在淡水解剖一位死亡的葡萄牙水手的屍體，發現寄宿在人類肺部同樣的寄生蟲，於是發表研究報告。只是由於缺乏原始的報告書，因此無法知曉馬偕在這個發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有關肺蛭虫的相關細節，請參考：Paragonimus westerman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ng_fluke*

[50] 書信號：851。

[51] 馬偕日記第 3~4 合冊。

[52]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51。

用，醫治了她，而他的母親也因此改變態度。[53] 1875 年 6 月 27 日，雞籠教會建堂完成啟用之時，馬偕除了舉行禮拜以外，也分發藥品給 200 名患者。[54]除了馬偕本人分發藥品以外，每次當國外捐獻的藥品到達淡水之後，他就和學生將這些藥品分開包裝，然後寄給各地教會的傳道師，以便當地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就近向教會請求施藥。[55]但是馬偕除了分發藥品給學生以外，他在課堂中會先教導學生藥物學（Materia Medica）的知識，讓學生瞭解基本的藥理。[56]村民感受到馬偕分發藥品的重要性發生在 1888 年，在淡水周圍市鎮發生嚴重的霍亂。在 1888 年 9 月 12 日，馬偕在日記中簡短的寫下：「許多信徒前來索取藥品，死亡的人數極多，感染數小時之後，死亡就取代了苦難。」[57]

（二）拔牙：

馬偕首度注意到台灣人黝黑的牙齒是在 1872 年 3 月 16 日，當時他陪伴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和德馬太醫生（Dr. Mathew Dickson）返南，在南部所屬的大社教會時，觀察到由於當地人吸食捲煙以及嚼食檳榔而使得牙齒變黑[58]。而第一次拔牙發生於 1872 年 9 月 3 日，那天他拔了 25 顆牙齒。[59]由於日記當中沒有記載馬偕是在何種情況下，決定開始他這項聞名的治療行為，想必是在詳細觀察大社的黑牙齒和開始拔牙將近半年的時光中，發現拔牙是一項能夠改善當地人敵意的好方法。馬偕日記當中總共有 253 次提到拔牙的事情，文字的描述除了「拔許多牙齒」以外，有時會再加上拔取牙齒的數目字。一天當中拔牙的最高紀錄是在 1887 年 12 月 10 日那天，總共拔了 513 顆牙齒。[60]當天馬偕前往艋舺拜訪劉銘傳的辦公處所、參觀公共浴室以及養老院，當天艋舺舉行宗教慶典迎街道極為熱鬧，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夠在一天之內拔那麼多的牙齒。根據馬偕日記當中，有紀錄數字的拔牙總數到 1892 年 9 月 3 日為止，共有 6279 顆。92 年 9 月 3 日則是出現拔了 21,000 顆牙齒的數字，當中出現了 14721 顆的落差。而這麼多的牙齒是屬於馬偕日記所寫「拔了許多牙齒」的加總嗎？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而 *From Far Formosa* 所記的 21000 顆牙齒的紀錄也是來自 1892 年 9 月 3 日的日記記錄。而這一天他在香港的聯合教會講述台灣的傳教史，當時他們全家在當地等待船班前往加拿大途中[61]。

馬偕的拔牙治療為他贏得許多信徒，例如原本在噶瑪蘭地區反對基督教最烈的打馬煙社頭人阿督，為了馬偕幫他拔牙而接受基督教，同時以偕作為姓氏，他

[53] 馬偕，《日記手稿》，1872 年 11 月 12 日。
[54] 同上，1875 年 6 月 27 日。
[55] 同上，1887 年 8 月 29 日。
[56] 同上，1874 年 4 月 11 日。
[57] 同上，1888 年 9 月 12 日。
[58] 同上，1872 年 3 月 16 日。
[59] 同上，1872 年 9 月 3 日。
[60] 同上，1887 年 12 月 10 日。
[61] 同上，1892 年 9 月 3 日。

的女兒偕阿云也進入女學受教育，成為女學的舍監。馬偕在他的手稿《Tai-pak e Ki-liok》(台北的紀錄)有以下的紀錄：

「(阿督）打馬煙的平埔。吃鴉片，作訟棍（siong-kun）.人勇與大漢，通社的平埔驚他，偕牧師逐年有到伊彼社傳道理，勿會入，真大對敵。比唐人卡慘。有一擺風雨大，日暗，要給伊借過暝，伊不肯，就透暝風雨行到頭城在公廟過暝。這個人真硬心，逐擺找機會閣再去。有一擺他的嘴齒疼，14 日勿會吃，勿會睏，大艱苦。偕牧師篤篤去，隨時給他挽。彼暝隨時會睏得，彼個人真正感謝，反轉家己見笑。到彼霎無閣作對敵，無外久就設拜堂在社內。他常常在拜堂與傳道在著，就決議改鴉片，逐下昏叫他的家內著到拜堂，到 2 年外他與他的家真好真熱心，到 3 年外通家領洗禮，在一年給他作長老。到 1890 年他有死[62]。」

（三）外科手術：

在馬偕的日記當中，記錄馬偕參與手術的次數有 53 次，首度參與手術是在 1878 年 5 月 6 日，當時他協助林格醫生對一位患者的鼻子進行手術[63]。之後馬偕逐漸在醫生開刀時扮演麻醉師的角色。他第一次使用麻醉劑哥羅芳（Chloroform）並不成功，所以患者劇烈的顫抖[64]，此後他的技術就逐漸純熟。在馬偕的醫學助手生涯當中，最重要的一次應該是 1900 年 2 月 8 日那天，他與一位日本醫生、威爾基森醫師一起為自己的女兒偕以利（Bella Mackay）接生[65]。

（四）《偕醫館 1888 年報告書》：

這是一本 30 頁的偕醫館年度報告書，作者為馬偕牧師。是 1889 年廈門 A.A. Marcol 公司出版，目前僅存的原書收藏於馬偕故鄉的多倫多諾克斯學院[66]。本報告書可以分為年度的綜合報告、診治疾病表列以及醫治人數、特殊病例、外科手術治療、北部台灣的漢醫、漢醫的內科用藥、偕醫館 1888 年會計報告等項目。

綜合報告書裡馬偕提到 3 件事情，首先是過去一年的氣溫極高，使得霍亂和痢疾到處肆虐。但是很少人到醫院求診，因為大部分的病人過於虛弱或者在染病數小時之後死亡，根本沒有機會到醫院來。再來是 8 月底，許多傷兵由東岸轉送過來，儘管醫院的空氣中充滿傷口腐爛的臭味，但是醫院還是維持著良好的秩序。

其次，馬偕提到儘管在這裡的醫院沒有辦法提供西方醫院一般的整潔環境、護理照顧以及營養的食物，但是醫院裡維持者良好的次序。[67]再來說明由於馬偕

---

[62] 馬偕，《Tai-pak e Ki-liok》，手稿未發表，1894 年。
[63] 馬偕，《日記手稿》，1878 年 5 月 6 日。
[64] 同上，1889 年 6 月 6 日。
[65] 同上，1900 年 2 月 8 日。
[66] 徐謙信，偕醫館 1888 年報告說明文。
[67] 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 2-3.

牧師嫻熟本地的語言和漢醫的治療方法，所以成為醫院和患者溝通的最佳人選。最後馬偕感慨的提到，在中國就算民智已經漸開，但就醫學來講，整體來講進步的速度極為緩慢，大約和 100 年前蘇格蘭啟蒙以前的情況相去不遠。[68]

在診治疾病的類型方面，分為：一般疾病、循環系統疾病（circulatory system）、消化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吸收系統（absorbent system）、細胞組織疾病（cellular tissue）、移動系統（locomotory system）、眼疾、耳疾、鼻疾病、皮膚病、腫瘤、局部傷害等。[69]

在一般疾病當中佔最多數的是發熱、寒顫以及因瘧疾的虛弱，有 685 名。再來是風濕 107 名，貧血 100 名。[70]從這裡可以看到瘧疾在台灣普遍流傳，但是當時並不知道疾病是由瘧蚊所造成，以為是土地污穢的毒氣所導致。再來就是因為營養不良所造成的貧血。比較特別的是在這個項目之下，列出「因為吸食鴉片所導致的疾病」有：淋巴節結核（Scrofula）、癩病、梅毒、風濕病、麻醉中毒以及腳氣病[71]。這種分類的方式與現今對疾病的瞭解截然不同。筆者認為只有麻醉中毒可以歸因於吸食鴉片，而其他的疾病可能在鴉片吸食者身上看到，但是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消化系統疾病方面，以齲齒佔最多數 97 名，而消化不良居次為 69 名。[72]在此可以看到齒科的治療還沒有獨立出來而歸在消化系統之下。另外大部分的牙齒疾病都是馬偕在野外佈道的時候就已經拔除，根據 *From Far Formosa* 的解釋推斷，因為口腔清潔不良所造成的牙週病佔大多數。

在呼吸系統方面，最多的病例是支氣管炎有 53 名、氣喘 27 名，而肺結核占 28 名。[73]

神經系統方面，最多的是顏面神經痛有 15 名，而坐骨神經痛佔 12 名。[74]

泌尿系統方面，最多的是軟性下疳有 66 名，淋病有 25 名。[75]

吸收系統方面，淋巴腺炎（Lymphadenitis）有 2 名。[76]

細胞組織疾病方面，最多的是膿瘡或靜脈竇 68 名，再來是瘡疖（Boil）有 59 名。瘡疖（boil）是馬偕在台灣染患幾個頑劣的疾病之一。日記記錄他總共有 8 次的發病紀錄。首度於 1874 年 7 月 10 日在五股坑發病，當天日記記載：

> 「我的全身長滿瘡疖，稍微觸碰就像燒紅的鐵塊燒炙肉塊一般疼痛，無法坐，無法睡覺。整晚在教堂當中踱步，學生們躺在四周的長板凳上，他們仍然輪流為我敷藥」[77]

---

[68] Ibid.
[69] Ibid. 4-9.
[70] Ibid. 4.
[71] Ibid. 4.
[72] Ibid.
[73] Ibid. 5.
[74] Ibid.
[75] Ibid. 6.
[76] Ibid.
[77] 馬偕，《日記手稿》，1874 年 7 月 10 日。

而最後一次發病是在 1898 年 7 月 11 日[78]。馬偕多半在 6 或 7 月發病，日記紀錄最早的一次是在 4 月份。而馬偕的學生郭水龍的《北部教會史實隨筆》也記錄馬偕長瘡痘的事情，在〈偕牧師出水珠〉當中如此記載：

「偕牧師在新店拜堂出水珠，他的學生也攏與他在此在照顧他。彼時有一個外國醫生。人叫他西仔醫生。是法蘭西人。發水珠會死，會過人（傳染人），醫生禁，不准人顧他。偕牧師睏在牧師房，醫生呾轉去（醫生若回去）學生就去偷顧，熱到真傷重。逐人想他會死。經過了 10 外日好起來。偕牧師謳咾（讚美）學生盡忠，惦不只久才去淡水。這是來台灣 6、7 年的時。（1878 年左右）」[79]

移動系統疾病方面，最多的是骨潰瘍（caries）和骨壞疽(necrosis)，共有 20 名。

眼疾方面，最多的是粒眼炎（granular ophthalmia）（砂眼？）有 119 名。而由此疾病或天花導致的眼盲有 11 名。[80]

耳疾的紀錄不多，最多是外耳炎 4 名。

皮膚疾病最多的是皮膚潰瘍有 259 名，其次是疥瘡有 162 名。[81]

腫瘤方面。最多的是膀胱腫瘤 13 名。[82]

局部外傷方面，最多的是利刃割傷有 43 名，其次是挫傷有 31 名，槍傷 25 名。[83]槍傷應該是因為東海岸戰事所導致的傷口。

就病患的統計來看，全年的新患者有 3280 人，而舊患者有 7685 人，[84]全部的患者共有 10965 人。

在外科手術方面，在 1888 一年當中進行 382 次的外科手術，在幾乎每天都有一次以上的手術進行，當中最多的是拔牙，共有 92 次，其次是開膿瘡共有 75 次。這些算是比較簡單的手術。就手術的類別來看可以分為：截肢手術 7 次、切除囊腫或肉瘤 22 次、一般手術 49 次、切除手術 245 次、眼科手術 59 次。[85]

以上的內容的是在 1888 年間，偕醫館診治患者的紀錄。由上述的一年有 1 萬多人的診療人數，由於這年有約翰生醫生（Dr. C.H. Johnson, 1880-1892）和歷尼醫生（Dr. B.S. Rennie, 1886-1892）前來幫助醫館的診治工作，所以能夠提供如此人數的治療服務。以醫館所診治患者的疾病類型來看，雖然偕醫館的空間有限，但所能提供的卻是現在一間綜合醫院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

本報告書最後的部分是偕醫館的會計報表，由內容可以知道，雖然醫館提供內外科治療、由簡單手術到複雜的截肢與手術，所有的治療完全免費。不僅收入的部分沒有患者的掛號以及住院收入，甚至在支出的部分還提供貧苦患者的食物

[78] Ibid. 1898 年 7 月 11 日。
[79] 郭水龍，《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未發表。
[80] 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7.
[81] Ibid. 8.
[82] Ibid. 9.
[83] Ibid.
[84] Ibid. 1.
[85] Ibid. 13-14.

支出。

就會計項目的收入和支出來看，收入的部分：1887 年的結餘，美金 222.99 元，個人捐獻：來自歐洲人 24 人共 278 元、本地捐獻者有 15 人共 143 元，由加拿大直接購買藥品捐贈金額 651.71 元。收入總計：1295.70. 支出部分：購買藥品總共 715.95 元、支付醫館助理與苦力 168 元、購買必需品以及食物給貧苦病患 98.02 元、修理醫館以及局部增建 124.95 元。本期結餘，188.78。支出總計：1295.70.[86]

1888 年的醫館報告書，除了醫院營運和治療的報告以外，馬偕還利用 14 頁的篇幅來介紹台灣當地漢醫的醫理和藥方。第一段〈北台灣的漢醫〉以：進入此業、收費與社會地位、診斷方法、疾病分類、處方等段落[87]。這篇文章的部分也收錄於 *From Far Fromosa* 的〈醫療與醫院〉當中，(*From Far Formosa* 加入疾病的陰陽屬性與民俗療法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之後，馬偕介紹內科疾病與漢醫的處方共有 58 種，另外也列了 10 種兒童的疾病和處方。外科疾病與處方共有 27 種，眼科疾病與處方有 12 種。處方採用的藥草名稱，為了精確起見，大多使用植物的拉丁文學名。[88]兒童疾病的醫治方法極為特別，值得一書：

> 咳嗽：夜明沙（蝙蝠屎）、蛔蟲面黃肌瘦：洗乾淨曬乾的兔屎蛆、鵝口瘡：蟑螂屎、胃不適：將蚯蚓沾蜂蜜吞食、發炎症：硼砂、硃砂、便秘：黑棉(black cotton）燒成灰，混合含鈉（sodium）的硫酸鹽(sulphate)粉、發燒：狗大便（狗先餵食米飯)、肚臍挫傷（excoriation)，麝香塗抹患處，再將癩蝦蟆切成兩半蓋在上方、牙齦發炎：內服（棕色的土放入滾水，帶涼後飲用）外敷（硼砂)、麻疹引起發燒：童尿混合生薑；這些的藥方都是由助產士開立。[89]

在說明漢醫治療的疾病和處方之後，馬偕對歷尼醫生表達感激之意，因為在夏天有許多傷患由東海岸送到偕醫館治療，在士兵傷口惡臭的環境中，竭盡所能的醫治患者，表達一位良醫真正的特質出來。[90] 再來對居住在北台灣的歐美商人慷慨的捐獻金錢協助醫館運作的感激。[91]最後馬偕提出在學院教導學生解剖學、藥理學的目的，他說：

> 「由於西醫優於漢醫，而傳道師是瞭解西醫的人，因為他們在學校時學習解剖學、也對於交代給他們藥物擁有藥理學上知識，他們對於人類身體的構造，對於疾病和藥方有比漢醫有更多的瞭解；不管是男人、婦女（大部分綁腳）以及小孩，在發燒且身體疲憊情況之下，在連月的霪雨或豔陽之下，步行 4-5 天到醫館尋求協助。就在這個環境之下，駐在教堂的傳道，在當時當地就地可以提供治療，因此可藉以化解偏見，讓人願意聽和接受福音。而

[86] Ibid. 30
[87] Ibid. 16-18.
[88] Ibid. 19-26.
[89] Ibid. 22-23.
[90] Ibid. 27
[91] Ibid.

派駐在外的 50 名傳道，就像是 50 間具體而微的醫館。[92]」

在這種思想主導之下，馬偕報告在 1888 年當中，駐在各地的傳道師分發給 8763 人藥品，僅僅在新店一帶就有 1000 人。因此「偏見得以消弭、當地人得到利益而在台灣的傳教工作也得到更高的敬意。[93]」

五、研究工作

（一）、族群研究

在 *From Far Formosa* 當中，馬偕收錄地理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人種學幾個主題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除了資料的蒐集以外，馬偕也嘗試提出他的理論。最主要的是他對台灣原住民的分類，在〈族群大綱〉當中，他提出原住民原本住在平原，漢人移民大量湧入，將原住民趕往山上，於是稻田和茶園取代平原的叢雜的森林和荒野的台地。[94]

他依照清國人的看法，將自己曾經接觸過的台灣的原住民分為 4 類，第 1 類是承認漢人統治地位的原住民，稱為平埔番（Pe-po-hoan），第 2 類，居住在東部平原的「南勢番」（Lam-sihoan）。第 3 類，未歸順的原住民，稱為「生番」（chhi-hoan），第 4 類，和漢人夾雜居住的原住民稱為「熟番」（Sek-hoan）。[95]

馬偕提出的理論是有關原住民的來源的看法。馬偕接受台灣的原住民是來自南方的看法，他提出：原住民的傳統說法、西方人的共識、風俗習慣、以及體質等 5 個項目，來主張原住民「南來說」的看法。[96]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馬偕對原住民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是記錄了猴猴社的語料以及傳說。這些資料有的收入 *From Far Formosa*，有的則仍保留在日記當中。[97]

保留在 1892 年 5 月 9 日的日記有：關於月亮上的黑點：

> 「一位祖先有位 6 歲的孩子被原住民砍頭，於是這個少年就此消逝。他的雙親就請求月亮（Ku-lan）就請求月亮降下來帶走這個沒有頭孩子的衣服。於是他們都飛上天成為神仙。於是全天下的人都能夠看到瞭解他們的煩惱。[98]

猴猴社埋葬的習俗：

> 「以前這族埋葬他們的亡故者的方式是在地上挖洞，亡者坐著，旁邊放著他的器具，煙草和煙斗。當墓穴快要蓋滿時，所有家屬要立刻奔跑回去家

---

[92] Ibid. 28.
[93] Ibid. 29
[94] G.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92.*
[95] Ibid. 93.
[96] Ibid. 95-97.
[97] 例如：南方澳人（猴猴社民）因為不喜歡噶瑪蘭人，有 4、50 人造船往南方駛去；猴猴社人以狗肉和原住民交換鹿肉乾，原住民誓言報仇，造成猴猴社人的遷徙故事等。請參考：*From Far Formosa,* 95. 221.
[98] 馬偕，《日記手稿》，1892 年 5 月 9 日。

中哭泣。」[99]

（二）、語言研究

學習台語與出版《中西字典》

馬偕是在 1872 年初決定到台灣來傳教同時學習台語。學習之初無法掌握要領以致讓他相當的氣餒。他說：

「我藉由英漢字典學習漢字，學習的速度非常緩慢令人苦惱。沒有教師相助，我由字典無法學到什麼，有時我要花費數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夠知道一個單字的意義。」[100]

後來他在鄉野找到一群牧童，由他們身上學會會話的技巧，於是他在白天和牧童學台語，夜間背誦漢字的情況下，在 5 個月之後，就能夠首次以台語講道。[101] 但是馬偕對台語的興趣和研究並沒有停裡在這裡。於是他將所學習的台語和字表組合起來。後來編輯出版一本字典書名為《中西字典》。

《中西字典》的序言說明，他在 1874 年由上海美華書館（美國長老教會的出版社）一本漢字的字表，共有 6664 個字，是依照部首排列。於是他將每個字抄寫在筆記本上，然後再每一個自旁編註解羅馬字的台語意思（分別記錄讀音和口音）。這本筆記本就成為訓練學生學習漢字的講義。學生也抄寫許多本這本字表和解釋。清法戰爭期間，有幾本抄寫本毀於戰火。於是在信徒的請求之下馬偕決定將這個字表出版。在整個過程當中刪掉一些已經不再使用的字，然後加上漢文聖經以及畏三衛（Wells William LL.D）所編寫字典的部分單字，於是出版時總共有 9451 個字。[102]

由於這本書所收的單字沒有甘為霖《廈門音新字典》多，裡面的解釋又沒有巴克禮牧師增補杜嘉德的 *Ch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r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來得詳細，所以逐漸就不再流通，最後成為絕版書。

雖然馬偕所編的《中西字典》已經不容易找到，但是這個字典的存在卻也讓人瞭解馬偕對學術研究的興趣。

猴猴社語料：

「南方澳平埔人的觀念：要喝烈酒以前，舉起右手說下列的話：

Han-pai-ku （我要吃）

Na-l-an （天）

Hang ni ngi sa I-a ku （給我心肝平安）

Han ni ngi ka in bin nus ku（給我好名）

Kau ka pai-te h maan ni ru（給我家內快活）。

在此同時，食指沾酒滴落 4 次，說以下的話：

Han-pai-ku（阮要吃）

---

[99] Ibid.

[100] G.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36.

[101] Ibid.

[102] 馬偕，《中西字典》，（上海：美華書館，1874 年），1-2 頁。

Ma-na-nai（土）

Ai-mu-na-va-hi（你有先死）

Kau-ka-pai-tah nau ngi（給阮平安）。

靈魂＝La-nu-sah 身體＝I-gip。[103]

六、結論

台灣研究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或教育的博碩士論文數量不少，大多數的論文都集中在來台宣教在本地的活動，鮮少有人進一步去探討這些宣教師背後是帶著甚麼樣的思想與心態（mindset）與文化背景來到台灣，馬偕就是一個例子。大家都注意到馬偕娶台灣女子、埋葬在台灣的「台灣馬偕」的身份，而忘記在他也是蘇格蘭人的後代，也多次表達以居爾特人為傲。

本文以馬偕在台灣的教育、醫療和研究三個角度來探討他在台灣的活動，發現他這三個面向的活動的紀錄顯示出，他的興趣已經超出一位教育者、醫療提供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而是想要進一步建構起對台灣各種知識的系統。而這種眼光和努力的方向類似於蘇格蘭的「百科全書」編撰運動。而影響馬偕的是 18 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不論是他的家庭出身、普林斯敦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的求學經驗裡，「蘇格蘭啟蒙運動」已經成為他思想和傳教的一部份。

[103] Ibid.